紅色足跡 1

在新界北區偏僻處、群山環抱的烏蛟騰村，矗立着一座鐫刻紅五星的抗日英烈紀念碑。碑上銘刻着香港淪陷的三年零八月裏，那些抗擊日寇、保護家園的英雄名字，記錄着東江縱隊港九大隊與香港民眾團結抗戰的英勇事跡。「這裏是港九獨立大隊的重要據點，我們通過電台得到黨中央的指示，我們村的烈士面對日寇嚴刑拷打堅貞不屈……」八十六歲的老游擊戰士聯誼會會長林珍、九十五歲的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兵李漢向大公報記者娓娓道來：「這是愛國的根據地，我們要把抗戰精神世代傳承。」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文）
梁堅、廣州地區老游擊戰士聯誼會（圖）

跟着東縱老兵，來一趟烏蛟騰紅色之旅
「讓年輕人了解真實的抗戰歷史」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頒發給李漢的紀念章。

▶李漢（後排左二）年輕時與戰友的合照。

▶李漢珍藏着東江縱隊老戰友的合照。

「這裏先後有九位抗日志士犧牲」，當時村裏有四十多位青年參加了游擊隊」，「這裏曾經設置電台與延安保持聯繫」……五月的一天，記者來到烏蛟騰，在高聳的抗日英烈紀念碑下，聽老戰士林珍講述八十年前發生在這裏的故事。

「這是一段香港年輕人應該知道的歷史」，已經八十六歲的老戰士林珍，每次來到烏蛟騰，講起這裏的抗戰故事，前來緬懷烈士的市民都聽得入神。

村內建電台　與延安保持聯繫

一九四一年年底日軍攻佔香港，在三年零八月的苦難日子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在新界各鄉村建立根據地抗擊日寇，烏蛟騰村是港九大隊的重要基地，在偷襲啟德機場、炸毀日軍九龍第四號鐵路及軍火庫等行動中，烏蛟騰小分隊屢立戰功。

林珍說，烏蛟騰村「有山有水有平地」，作為港九大隊的重要基地，根據當時周圍的環境，這裏也建立了電台。一九四二年四月，電台進駐烏蛟騰村附近山上的石水洞村，「從此，我們的情況就可以通過電台向黨中央報告，可以及時得到黨中央的指示」。電台在石水洞隱藏了八個月，持續不斷的發射信號，使得廣東與延安保持聯繫。一年後日軍對石水洞「掃蕩」，而電台已安全轉移。日軍抓住村民逼供，活生生打死，還放火燒毀房子……

日軍嚴刑　村民寧死不從

「烏蛟騰及周圍村莊遭受過日軍大大小小十餘次的掃蕩。」林珍訴說，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的清晨，大批日軍包圍烏蛟騰，村中各出入口都被封鎖，日軍帶着軍犬，將所有村民無論男女老少，押往村前的曬穀場，強迫村民交出衛武器、供出游擊隊員。日軍頭目在曬谷場審問村長李世藩，先以甜言蜜語利誘，其後又以嚴刑拷打。李世藩不懼灌水、火燒，在酷刑下守口如瓶，最終壯烈犧牲。日軍又將另一位村長李源培押往溪澗，對其灌水拷打，燒煙灼背，馬踏踏腹。李源培在殘酷折磨之下，依舊毫不緊口。包括李世藩在內，該村先後至少有九位烈士為抗日獻出寶貴生命。

日本侵略者的殘暴嚇不倒烏蛟騰的村民，反而激起他們抵禦外敵、保家衛國的決心。據了解，有四十多名村內青年先後加入港九大隊，英勇抗日。現年九十五歲的李漢憶述，土生土長的他加入游擊隊時僅十五歲，「我當時係呢個村嘅兒童團團長，負責帶領兒童團宣傳抗日資訊、為部隊送情報，一直到抗戰勝利。我哋仲會一齊唱歌畀啲戰士聽，鼓舞士氣好重要㗎！」他還告訴記者，當時不懼強敵、堅守家園的村民，他們都積極支援部隊、維持治安，為抗日做了大量工作。

港英刻意淡化東縱貢獻

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了，烏蛟騰的村民提議樹立紀念碑緬懷先烈。「我哋當時籌備緊，但港英政府有意淡化，甚至抹殺共產黨在香港的抗日功績……人人自危，就連當時起紀念碑，都無人敢承擔。」李漢說，「但我哋烏蛟騰人就唔怕，人哋唔敢做，我哋自己做！」一九五一年十月，村民們合力在村西頭一處山坡下修成「烏蛟騰烈士紀念碑」，紀念九位烈士。一九八四年九月，東江縱隊司令曾生重訪烏蛟騰，建議將紀念碑改名為「抗日英烈紀念碑」。一九八五年八月，紀念碑遷於新娘潭與烏蛟騰村內的烈士墓合併。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特區政府舉行儀式，紀念為保衛香港而捐驅的烈士。在這次儀式上，一支在港英時期被刻意「遺忘」的隊伍，被重地介紹給香港市民。「百五十五位為保衛香港而捐軀的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烈士名冊，被安放在中環大會堂紀念廳內，與其他為保衛香港而犧牲的人士同受港人永遠悼念。

「我們立志要守好這個根據地。」每年向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敬獻花圈，以默哀緬懷英烈，並向群眾宣講抗戰的歷史，傳承東江縱隊的紅色精神。此外，烏蛟騰村民計劃興建「烏蛟騰抗戰紀念博物館」，村長李冠運介紹，博物館將建成「抗戰歷史教育基地」，將收藏和展出「紀念品」全部搵晒出嚟，「讓年輕人了解真實嘅抗戰歷史。」

▲烏蛟騰村民計劃興建「烏蛟騰抗戰紀念博物館」，地點就在李冠運身後這一所舊校舍。

珍惜這份情誼……

採訪手記

記者印象深刻。林珍告訴記者，當年游擊隊與村民聯手抗戰產生的革命情誼歷久彌新，烏蛟騰村的鄰里間非常友好，一路走來，都有村民熱情地向林珍打招呼，老人們還互相問候各家各戶的去向。

記者留意到，林珍與人家家戶戶的老人都交談甚歡，他們彼此用客家話交流，記者多數都聽不明白。話說出生於九龍的林珍，自小說的是廣東話，但客家話都「識聽又識講」，她笑着告訴記者，小時候做「小鬼」交通員，與各種話系的村民皆有接觸，當年「同食同住同勞動」都做到，何況話言？

「同食同住同勞動」

林珍說，當年游擊隊員奉行「同食同住同勞動」的準則，住在村民家中，與村民一同吃飯、毋須輸送情報的日子，自然會與村民一同在田間勞動。她表示，這不單是對村民在吃住上照顧的感謝，更是珍惜彼此間的互相交流和互相理解，共同度過的時間愈長，就會愈了解村民的難處，設身處地地幫村民解決問題。

林珍還告訴記者，一九四二年，游擊隊員甫到烏蛟騰村，村民見到「一大堆人又有槍」，誤以為土匪山賊，曾激動地想他們走。游擊隊白當地人苦於土匪肆虐已久，理解他們的恐懼，便令大部分人先退後，僅留一男一女隊員，不帶任何武器，上前與村民耐心溝通。村民雖將信將疑，但見「人態度誠懇，便不再強硬阻擋，讓二人進村。此後，土匪多次來襲，游擊隊員不顧自身安全也堅持力抗土匪，又是正面交戰又是談判，與村民同仇敵愾，齊心協力趕走了土匪。村民開心之餘亦對游擊隊員充滿感激，接納他們融入村子，也就有了以後提供掩護、拼死保護的故事。

「有着共同的語言」

多年後，林珍與村內的老人一直保持緊密聯繫，彼此熟悉。記者一行人路過一戶又一戶的人家，不時被犬吠驚擾。在家中的村民聞聲而出，見是林珍便會讓自家狗隻「收聲」，然後二人便揮着手、隔着大門互相問候，交談甚歡。聊着聊着，說起東邊的人家搬去城裏、西邊的孫子考上大學，家家戶戶的情況他們都十分清楚。老人們在陽光下說說笑笑，追憶往日的困苦，珍惜當下的安寧，記者深深感受到，聯手抗擊外侮，共同保護家園的情誼，將他們緊密相連。

大公報記者常彧璠

廣九鐵路破襲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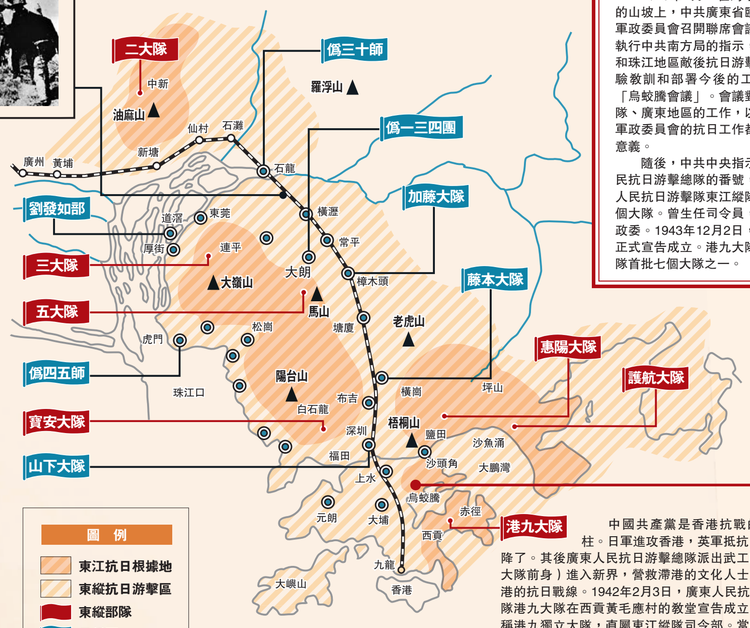
1944年2月下旬，東江縱隊在廣九鐵路中段全面開展破襲戰，破壞敵人的鐵路運輸線，炸毀日軍碉堡炮樓，剪斷電線，使敵軍火車相撞，九名日軍斃命。粉碎日軍打通廣九鐵路的企圖。圖為在廣九鐵路兩側戰鬥的東縱戰士。

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碑文：

1941年12月8日，日本法西斯發動太平洋戰爭，港九新界淪為日本侵略者的佔領區，新界人民發揚抗暴鬥爭的歷史傳統，在東江人民抗日游擊隊領導下，同日本法西斯展開了可歌可泣的鬥爭。在三年八個月的時間裏，日本侵略者對烏蛟騰及其周圍村莊發動了大小掃蕩十餘次，1942年9月25日（農曆8月16日），日本侵略者拂曉包圍烏蛟騰村，強迫群衆交出自衛武器和供出游擊隊員，村長李世藩、李源培挺身而出，不怕灌水，不怕火燒，不怕軍馬踐踏，堅貞不屈，李世藩壯烈犧牲！日本法西斯的殘暴統治，激起了廣大群衆的民族仇恨，成千上萬的熱血青年男女，愛國愛鄉，紛紛參加港九人民抗日游擊隊，英勇殺敵。烏蛟騰村有李世藩、李憲新、李天生、李志宏、李官盛、李偉文、王官保、王志英、李源培等，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日本法西斯終於1945年8月14日宣布無條件投降，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了，英雄烈士們的光輝業績同港九新界的山山水水一樣，萬古長存！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東江縱隊成立時根據地形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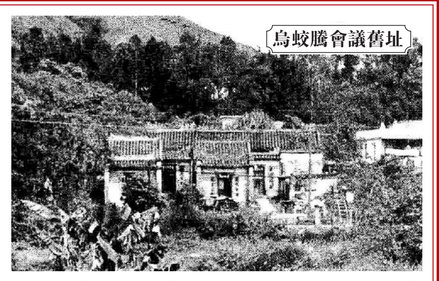


中國共產黨是香港抗戰的中流砥柱。日軍進攻香港，英軍抵抗18天就投降了。其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派出武工隊（港九大隊前身）進入新界，營救滯港的文化人士及開闢香港的抗日戰線。1942年2月3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港九大隊在西貢黃毛應村的教堂宣告成立，其後改稱港九獨立大隊，直屬東江縱隊司令部。當時港九獨立大隊共有隊員逾千，大多為本地人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港九大隊成為香港淪陷期間唯一一支由始至終堅持抗戰的武裝力量。

烏蛟騰會議

1943年2月，在烏蛟騰村附近的山坡上，中共廣東省臨委和東江軍政委員會召開聯席會議——貫徹執行中共南方局的指示，總結東江和珠江地區敵後抗日游擊戰爭的經驗教訓和部署今後的工作，史稱「烏蛟騰會議」。會議對於東江縱隊、廣東地區的工作，以及對東江軍政委員會的抗日工作都有重要的意義。

隨後，中共中央指示把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的番號，改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下轄七個大隊。曾生任司令員，尹林平任政委。1943年12月2日，東江縱隊正式宣告成立。港九大隊是東江縱隊首批七個大隊之一。



▲烏蛟騰村是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在日據時代抗日的基地。1943年2月，中共中央為了重建新的機構來領導廣東省的黨組織和抗日武裝鬥爭，在烏蛟騰村附近的山坡上召開了一次會議，歷史上稱為「烏蛟騰會議」。

▶林珍與李漢興奮地唱起《游擊隊之歌》、《延安頌》等抗戰紅歌。

▶抗日英烈紀念碑銘刻着一群奮勇保家衛國的英雄名字，記錄着東江縱隊港九大隊與香港民眾團結抗戰的英勇事跡。

那些年的小故事

山路上的小毛驢

烏蛟騰村地處偏遠，縱使現時已有車路開通，依然需要細細分辨才能尋到。在一個晴朗的夏日，記者隨着抗日老戰士林珍，來到這條英雄的村莊。林珍精神矍鑠，一面向記者講解這裏的地勢路徑，一面回憶起當年游擊隊員運送物資「爬坡」進山的場景。

「普通山路就騎馬，實在太陡就要轉作騎驢。」記者想像着小毛驢慢吞吞行走在山林中的景象，不由得好奇地詢問騎馬騎驢的分別。林珍娓娓解說，馬雖然速度更快，但馬路較平，「抓力」有限，太陡峭的山路並無法上去。驢路在修剪過後，抓力更強，步子平穩，村民不會為其安裝鐵蹄，行走山路反而更有優勢。

「況且，香港氣候炎熱潮濕，當地溫度、飼料濕度對嬌嫩的馬都不太友好，驢卻不挑食，有什麼吃什麼；更重要的是，驢的性格較馬更溫順，人不易摔落，平路摔下馬背事小，在山路上可就直接掉下山溝了，萬萬不可啊！」

大公報記者常彧璠

哼着紅歌　緬懷驕傲歲月

在訪問的過程中，兒童團團長李漢唱響了《我的中國心》。他是那麼的喜愛唱歌，每每提到自己在戰時任兒童團團長，帶領孩子們一同唱軍歌，滿臉的驕傲，眼中更是閃爍着光芒。在場的人不斷鼓勵他「來一首」，老人推脫不過，表示要為大家演唱一首《我的中國心》，以表達自己對於黨和國家的熱愛與感激。

眾所周知，《我的中國心》的高音部分並不易唱，而李漢在九十五歲的高齡依然盡全力完成，在場人無一不為之動容。彷彿被歌聲帶回了過往的歲月，原本坐在不遠處的林珍亦來到李漢身邊，兩人一同哼起了經典的抗戰紅歌《游擊隊之歌》、《延安頌》，年輕一輩則打着節拍為兩位老人助興，一片其樂融融之景。李漢的次女不禁感嘆，許久未見父親如此開心了。

大公報記者常彧璠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七日，延安《解放日報》以《東江縱隊威震港粵》為題載文，介紹東江縱隊和中山五桂山區抗日游擊隊抗擊日偽軍的戰績。

《游擊隊之歌》（節錄）

我們都是神槍手，
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
我們都是飛行軍，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那密密的樹林裏，
到處都安排同志們的宿營地，
在那高高的山崗上，
有我們無數的好兄弟。

掃一掃，看大公fb

更多內容歡迎掃描二維碼